

篝火正旺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篝火正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0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4}$

197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54 定价0.33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篝火正旺·····	李占恒 (1)
杏黄时节·····	刘振华 (13)
“绿旋风”新传 ·····	古 华 (23)
党小组长·····	陈伟生 (46)
原则问题·····	侯树槐 (56)
带路人 ·····	朱敏慎 (76)
出山 ·····	严里新 (86)
把关 ·····	田昌安 (94)
火红的战旗·····	竹青 聚之 (107)
飞在前面的僚机 ·····	思义 凌玲 (120)
同心岭下·····	张重阳 (132)
联防新篇·····	郑浩豪 (147)
女锻工 ·····	王浙滨 (159)
风口浪尖·····	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171)

篝火正旺

李占恒

—

边防五连指导员俞斌，参加政工干部集训回连已经十来天了。这些天来，他挨个到各执勤点走了走，看了看。用俞斌的话讲：这样做能使人耳聪目明，再抓工作，心里才有谱儿。今天听说三排搞雪地伏击演习，吃过午饭，他便快步赶路往三排去了。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俞斌走了不一会儿，从嘴里、鼻孔里喷出来的团团热气便凝成了一层层霜花儿，冻结在皮帽四周，恰似一顶银白色的头盔戴在他那冻得通红的脸膛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时地向远处张望。

“啪”，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俞斌定神一看，只见一挂马爬犁飞快地朝自己驶来。一瞅那马的身架、毛色，俞斌便断定是自己连的，可是那驭手是谁？华二永！瞧他那精神头儿多象一个车把式，谁会相信一年前他还是个没爬过高山，没踏过白雪的川西坝子上的少年娃啊！

“指——导——员——!”随着华二永的呼喊,那枣红马三蹬两跃蹿到了俞斌的面前。华二永腾地跳下爬犁,抢下俞斌的背包,亲热地问道:“指导员你走得好快呀!累了吧?”

俞斌笑着说:“嘿!通共才这么点路,累啥!”

两人边说边上了爬犁,华二永把小鞭啪地一甩,一声“驾!”枣红马便跃上雪道,飞驰起来。

俞斌把华二永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一身雪地伏击的装束:宽大的白斗篷裹着他那墩实的身躯,皮帽子扣得严严实实,脸上涂着防冻膏,袖头、裤脚、鞋带也都扎得紧梆梆的——看到这些,俞斌不由地想起大家说过的话:“要检查三排长季明的工作,看一看二永这面镜子就一目了然啦。”照这样看,三排伏击的物质准备还算不错呢。

“啪!啪!”枣红马跑得够快了,那四蹄扬起来的雪粉扑簌簌落了两人一身,可是华二永还嫌慢,一再催马加鞭。

“哎,天还大亮着呢,着哪份儿急呀。”

“嘿,从数九到腊八,咱排长领大家趴了三十多天雪窝子,耐寒能力没问题,就盼着今晚演习,比试比试呢!”

“比试比试,有把握吗?”

“有啊——,用猎手的话讲:那是陷阱里逮孢子——手拿把掐!”

“噢,”俞斌心里一动,言外有意地说,“要是狐狸呢,老乡常说:‘狐狸精,狐狸精,见肉绕三圈,偷鸡不留声’,当心它咬你一口溜掉了。”

“那得看它落到谁的手里——咱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

篝火！”华二永把“最旺”二字说得格外脆亮。

俞斌不禁想起这次回连听到的一些反映：提到三排，大家称赞季明朝气勃勃，把三排搞得挺红火；但同时又听支部的其他委员说，三排有人称自己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没想到在路上就真的听到了这句口头语，这句话引起了俞斌的警觉。他拿定主意，趁三排演习伏击的机会，到实地把情况好好摸一摸。

华二永敞开了话匣子：“咱排长这几天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摆了十来个阵势，什么月牙阵、口袋阵、前堵后截阵……，任那匪特长上四个脑袋、八条腿，也休想偷越进国境！指导员，你来的正是时候，瞧好吧！”华二永啪地甩了两鞭，瞧他那脸上的喜兴劲儿，好象是在祝捷会上放爆竹。

忽地，华二永叹了口气，说：“就是潜伏时间长了点，两个钟头，趴在那儿干挨冻。要是不潜伏，直接打冲锋多带劲；要是象钻山打围的猎手那样，脚上套副滑雪板该多安逸呀，那我保证头一个把俘虏抓过来！”说着他站起身来，“啪啪”又是两鞭，华二永的身子随着爬犁颠簸起伏，瞧他那脸上透出来的得意劲儿，好象他不是坐在爬犁上，而是蹬着滑雪板在林海雪原里飞驰呢。

“瞧好吧，头一个！”俞斌仔细地品味着华二永的话，把看到的、听到的，前前后后琢磨了几个来回：从前华二永大事小事都爱拔个尖，露个脸。一年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踏实多了，还入了团。但入团才一个来月，怎么老毛病又犯了？俞斌不禁暗自叨念：“季明啊季明，二永这面镜子可

照出了你的问题呀！”

二

夜幕垂落了。翻越一架山梁，忽地从苍茫的山坳里跳出一团火花。枣红马不用加鞭便撒欢儿朝光亮处奔去。那火光映红了参天的青松、白桦……，映红了整装待发的伏击小分队。

俞斌跳下爬犁，季明跑步上前，高声大噪地报告：“三排伏击准备完毕，请你指示！”俞斌看了看表，离演习还有段时间，便说：“先叫大家过来烤烤火吧。”季明喊了声：“解散！”便抢先攥住俞斌的手。这当儿，俞斌把季明上上下下打量又打量：还是那块虎实实的身板，圆睁睁的大眼，只是脸膛被山风吹黑了，也瘦削了些——是呀，负责单独执勤点的工作，是要格外地操劳啊！

欢快的战士团团围住了俞斌，那热乎劲儿跟篝火似的，烤得俞斌心里头暖烘烘的。趁这工夫，他把一个个战士都打量了一下。嘿，每个战士都跟华二永一个装束，浑身上下拾掇得整齐利落，精神头儿鼓得足足的。俞斌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概是俞斌的神采感染了季明，他看了看战士，又瞧了瞧篝火，慢声细语地说：“指导员，你看这火候还算——旺吧？”

俞斌没有吱声，他想起华二永，便问道：“伏击的思想准

备怎样?”

“动员几次了，特别对小佟这样的新战士，反复讲了演习就是战斗！”季明知道给俞斌汇报情况，必须有一般，有特殊，含混不得。

“那么象二永这样半新不老的同志呢？”

“二永，他还算特殊对象？”季明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没问题，这小伙子自打入团，就象入伏的苞米，拔起节来咔巴咔巴响——干得满不错！”

这时只见华二永卸了爬犁，劈风踢雪地跑来，没站稳当，就说：“指导员，咱心焦似着火，急着要出击呀，你就下令吧！”

俞斌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移到季明的脸上，那意思是：听听你们排长咋指示？

季明乐呵呵地说：“急什么？有你显身手的机会！到时候你跑快点，可要多捉几个俘虏，给咱这演习添彩哟。”

“没问题，瞧好吧！”说罢，华二永敬个礼，转身就跑了。

——听听吧，季明想演习添彩，二永便打了保票，两个人都是一个想头！不怪人家说二永是季明的一面镜子，可是镜子里明睁眼露地照出了一个“骄”字，季明却象被成绩晃花了双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俞斌望着篝火思谋着：“看来响鼓也得重槌敲，这旺火更该添干柴呀！”

俞斌神情的变化，季明看在眼里也没往心里去，他看了看表，便说：“指导员，该——”

“该添柴啦！”

“添柴？”季明看了一眼燃烧正旺的篝火，心里纳闷儿，“演习该出发了，还添哪份柴呢？”

三

白桦谷地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小分队在谷地张开了口袋，摆下了伏击阵势。那小河便假定为界河，演习课目是：潜伏——围剿战术队形变换——捕俘。

此刻谷地是那样沉寂，唯有西北风撞击树林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白桦林还是那样齐整，唯有林边的树墩、塔头、杈子显得疙疙瘩瘩，凹凸不平。俞斌到阵地上察看了：雪地里战士们伪装得十分严密，连脚印都用树枝扫平了，一个个趴在那儿一动没动。俞斌确信，这会儿匪特上来，准保会瞪着两眼钻进口袋。可是季明的演习计划里，只准备潜伏两个钟头；有的战士也有急躁情绪，长时间潜伏的思想准备不足，想早点冲击、早抓俘虏。眼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潜伏时间再延长它两个、三个、五个钟点，又会怎么样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还差五分钟两小时的预定潜伏时间就完了，该显示情况了。俞斌没露声色，季明把嘴巴贴到他的帽耳上，小声地请示：“该显示情况了吧？”

“再延长一个钟点！”

“是，再延长一个钟点！”季明想，指导员是拿高标准的水尺来量咱们呢！量吧！别说一个钟点，就是象抗美援朝

的英雄那样，延长十个八个钟点儿也没问题！俞斌跟季明并膀儿卧着，他仔细地观察着季明的一举一动，注视着阵地上丝丝缕缕的变化。这时西北风刮得更凶了，腊八的午夜多冷哪！雪沙子扑到脸上，象松针扎的那样疼痛。俞斌把手伸到季明的毛手闷子里摸了摸他那湿漉漉的汗手，又顺手递给他一副线手套，暗示他衬到里面。季明心里先是一热，马上他从俞斌这个行动里想到了阵地上潜伏的战士。这时，俞斌轻声告诉季明：“到阵地上看看！”

季明跟在俞斌身后，低姿匍匐前进，一个个检查潜伏情况。接近指挥位置的十几个战士的装束、动作、精神头儿项项没有差错，个个符合要求。忽然俞斌匍匐前进的手触到一件东西，抓过来一看，是只狗皮大头鞋！把手伸进去试了试，还暖和着呢，是谁不等冲击命令下达就换了鞋？俞斌侧身一看：是华二永！他的双脚已换上了胶鞋。俞斌赶紧把华二永的胶鞋脱掉，将他那双冰凉脚塞到自己的毛手闷子里捂了捂，又重给他穿上大头鞋。华二永不能挣脱，也不敢吱声，又是羞愧，又是感激。俞斌想：要真延长一个小时，华二永岂不要把脚冻坏了？但他也并不感到意外。等季明赶上来，便把胶鞋递给他，两眼直盯盯瞧了季明一会儿。季明脸上火烧火燎的，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他真想好好批评华二永一顿：你不但没给添彩，反倒抹了一把灰！无奈这是潜伏……，又检查一段，发现小佟把指导员给他捂鼻子的毛巾扔到一边了，他本来就有点轻感冒，这会儿拿掉了毛巾，就开始流清鼻涕了；还有几个战士就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

样欠起身子，要冲击，季明楞怔了。俞斌望了望不知所措的季明，心想：战斗不容许马虎从事，演习就要严肃认真！问题既然暴露了，就要迅速纠正！于是俞斌果断地决定：“阵地‘暴露’了，部队出现‘冻伤’，你要重新组织演习！”

“是！”

部队返回山坳。搭雪墙，点篝火，准备露营了。

季明安置妥当，便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俞斌正跟华二永、小佟，还有几个战士谈心呢。不一会儿，当俞斌走到他面前时，季明半羞愧半恼怒地说：“这回演习搞得太窝囊，真没想到二永在这节骨眼上换胶鞋！”

“他还想穿滑雪板呢！”

“滑雪板？他，他想飞？”

“他想争第一！”

俞斌把雪路上、篝火旁华二永的举止行动——说给季明听，季明不由“啊”地一声：“二永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呢？”

“那，从前你为什么能看出来呢？”

“从前？”季明想起来了：自己刚当排长那时，有一天上山扛柴，四川新兵华二永紧赶慢赶，还是拉在大家后面了。自己热心地上去抢下他的柴禾，替他扛着，可是他仍没跟上。季明催促他：“倒快呀！”华二永却拐到一条小茅道去了。——这是啥问题呢？有人说：四川话把拐弯说成“倒拐”，二永可能把“倒快”听成“倒拐”了。季明细一琢磨，不象。

在俞斌的指点下，季明过细地做了一番工作：跟华二永唠家史、谈理想，甚至向他学习四川方言，一来二去的两人处得很好。华二永这才告诉季明：那天扛柴下山掉了队，排长喊，大家看，觉得自己的小脸没处搁，就要起性子，装做把“倒快”听成了“倒拐”。

问题查到了根底，季明不但发现华二永有爱虚荣的毛病，而且看到自己带兵简单、毛躁。于是季明向华二永检查了自己的问题，并且勉励华二永说：“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就是一个好战士！”打那以后华二永飞快进步了。

想起从前，季明说：“那时候，我是个新排长，缺经验，少办法，又时常碰钉子，一穷二白的形势逼着我去学，去问，去过细地工作呀。”

“是呀，一个人在困难面前，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的，并且也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去改变被动的局面。但在成绩面前，你却被荣誉蒙住了眼，看不到有问题的那一面。就象这堆篝火，眼下虽然烧得正旺，如果不及时添柴，就也有化为灰烬而熄灭的一面！季明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分为二。眼下，咱对连队形势的估计，对自己的估计，都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啊！”

“缺乏自知之明！”俞斌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季明从二永这面“镜子”里，不仅看到了全排的问题，更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二永入团有一个多月，自己怎么一次也没找他谈话呢？最近有人形容三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那么我

们把兄弟排放到哪里去了？还有我那个“添彩”……，一下子季明发现了：是“骄”字糊住了自己的双眼！

“指导员，我自满自足啦！”这句话季明说得热诚而又坦白。

俞斌两眼一亮，说：“骄兵必败呀！有了‘骄’字，有问题看不见问题，看见了问题找不出原因，找出了原因想不出克服的办法，想出了办法下不了改正的决心。同志，骄傲情绪可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障碍啊！”

俞斌的话字字句句都拨动着季明的心弦，热泪从他那圆睁睁的眼里扑簌簌滚了下来，滴在黑红的脸膛上。

见此情景，俞斌不由地暗道：“季明这次照镜子，照得好哇！”

季明猛地擦了一把眼睛，响亮地说道：“指导员，咱们现在就动手，发动群众找薄弱环节，提高我们继续革命的觉悟！”

“对，在篝火正旺的时候添柴！”

四

第三天夜晚，天空浓云密布。月亮、星星都淹没在云海里了。在预定四小时潜伏时间快结束时，棉花桃般的大雪铺天盖地下了起来。不大工夫，大雪便把战士身体埋没了，只有微微翘起的脑袋还露在外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走着……，还有五分钟就该显示

情况了。季明趴在那儿纹丝没动。俞斌试探地问道：“该显示情况吧？”

“指导员，再延长两个钟点行吗？”

“好！”

“指导员，我代表全排向你请求——请你亲自设置敌情吧！”

“好啊，季明主动‘加码’了！”俞斌心里一喜，紧紧握了握季明的手，表示赞同。

“潜伏要沉着，冲击要果敢！”俞斌叮嘱了两句，便走出指挥位置，朝“界河”走去。

大雪没断捻儿地下着，谷地里的树墩、塔头筏子同潜伏的队伍都一起被大雪漫平了。这当儿，如果有人动弹一下，准看得一清二楚。

短促的红光报警信号闪现了，发生了什么情况？季明的眼睛瞪得滴溜圆，隐隐约约见一个黑影越过了“界河”向谷地窜来，……好半天还是这一个黑影在谷地当央不进不退地摇晃着。观察员也没有再显示任何情况。季明思谋了一阵子，判定这是入侵“匪特”的尖兵。忽然那个黑影径直向阵地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急。再走五、六步，就要踩到潜伏战士的身上了！这节骨眼儿上，如果有谁沉不住气，战斗就得砸锅。这种紧迫的情况季明十分清楚，但今晚他却特别沉着。

也巧，那个“敌人”的尖兵奔华二永去了。三步、两步、一步，只听咣当一声，那“匪特”的大皮鞋踢到了华二永的枪

托上！暴露了？动手吧，只要一伸手，就能掀他个仰巴叉，逮个老实的。但华二永明白：没有指挥员的命令，踩到脑袋上也不能动！他一寻思，这积雪下障碍物多着呢，也许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再听听动静。只见那个“匪特”尖兵扯着脖梗子“嗷嗷”学了两声山猫子叫，华二永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下了。

短促信号又亮了。季明看见三个“匪特”贴着南山根向谷地走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从北山角慢慢地爬了过来——这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啊！立时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跳入季明的脑袋：收拢月牙阵，把两侧“匪特”压到中央，然后扎口袋，前堵后截，一网打尽。

季明带着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了新的阵势，霎时间，只听得四面呼，八方喊，群山也助威似的一声吼叫：“杀——”！包围圈越缩越小，越扣越紧，象老鹳鹰照上了兔子，五个“匪特”全部落网。伏击演习以全歼入侵之“敌”，宣告胜利结束。

山坳里，出发前点燃的篝火燃成了红炭，俞斌添上一抱干柴，篝火便伴着劈劈剥剥的响声，重新燃烧起来了。各班战士都拿着干柴来引火种，霎时，山坳里火光相连，一片通亮。大伙儿围着篝火笑呀，跳呀，那情绪儿就象这篝火一样，烈焰腾空。三排继续革命的“篝火”，更加火红，更加旺盛了。

杏黄时节

刘 振 华

—

芒种刚到，杏花岭生产队，满坡满沟杏树林的杏子，已是枝头累累，一片金黄了。圈在杏树林以内的麦田方，金波滚滚，随风荡漾，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天傍晚，住在白云山下杏花岭，担任国防施工的解放军通信连，正在开支委扩大会，研究明天支援杏花岭生产队收割麦子的事。身材高大，英俊结实的连长高振山说：“做群众工作，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我们的本分，没想到在这个村，如今却成了‘难题’。今天下午，我和生产队长韩宝忠联系收麦任务，又碰了‘钉子’。他总说，部队为生产队安装电灯一连忙了三个星期日，明天又是星期日，说啥也该休息了。我只好说：‘好吧，既然你不答应，明天我们就休息。’说是这么说，可麦熟一晌，龙口夺食的季节，我们能休息么？嗯？”说完，他拿眼睛扫了在座的人们一眼，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指导员见他那高兴的样子，插嘴说：“是啊，群众

越是爱护我们，我们越应当谦虚、谨慎，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意连长的意见，明天立即支援夏收。”“明天支援夏收问题不大，可这院里几十篮杏子，怎么处理呀？”战士支委、九班长提出了杏子的问题。

提起院里的杏子，连长想起了今天下午的情形：他一进三班房东三奶奶的院门，就听到三班长在屋里，隔着玻璃窗大喊大叫：“连长，快来呀，快来帮个忙！”起初，他以为出了什么事，就大步流星地赶过去，正想推门进去，发现门锁着。这时，三班长扒着门缝，喊的更急了：“连长，连长！快给我们开门！”“门怎么锁上了？”连长莫名其妙地问。三班长忙解释：“是三奶奶锁上的，嫌我们不吃她的杏子。”“是啊，是我锁的，不把那篮杏子吃完，你们就甭想出来！”三奶奶又是疼爱，又是责怪地说。这时，她又提着一篮杏子，从她的里屋往外边走边说：“连长，你来得正好，你给同志们带头吃几个！”连长一见三奶奶提着杏子奔他来，连忙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就走。他刚一出门，“咣当”一下，正好和要进门的指导员碰了个满怀，差点把鼻子碰破。连长笑着问他：“你是怎么啦？”指导员也笑着说：“咳！我到九班去，他们房东水燕正给他们送杏子，战士们不吃。水燕见我一去，要我带头吃几个，我赶忙走了。”连长听说也为这事，一拉指导员，说：“走，看看去！”他们跑到街上，就见许多房东，有的篮子里提着杏子，有的盆里、碗里端着杏子，拉着战士们，一定要他们吃。战士们推的推，让的让，闹得满街好不热闹。他们觉得战士们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两人便折回连部，准备研究